

北京文学
创作丛书

BEIJING
WENXUE
CHUANGZUO
CONGSHU



韩少华散文选

北京出版社

韩华

散 文 选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丛书设计：王 晖

本书设计：刘玉忠

·北京文学创作丛书·

韩少华散文选

出版：北京出版社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10印张 187,000字

1982年9月第1版

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2,500

书 号：10071·420

定 价：0.84元



陈华

我于一九三三年秋，生于北京。

一九四九年夏，开始发表习作。作品虽也兼及杂文、报告文学，而一直以散文为主。

散文，或可说是游巡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之间的，常与它们搭界却又自得领域并自具特征的文学样式。我爱它，仿佛也就在这里。

散文，也许少一点小说的曲折，诗歌的凝炼，戏剧的强烈；但它自存风致，也别有宜于我藏拙的方便处。

散文，给热衷于它的人以宏大的自由，也给偏爱着它的人以缜严的约束。我呢，则是甘愿就范于斯而无悔的。

习文以来，曾先后得到郭小川、袁鹰、邓拓、周立波等前辈的教助与扶携。这至今使我感奋，也将深志难忘。

这里，请允许我把一束单薄的小花草奉献到读者面前；也祈祷着教正，恳挚地祈祷着。

1980.11 01

出来。轻烟漫了，明月当空。月光里荡漾着幽
逸的香气。多么浓郁啊。这浓郁的芳香，把无
边的大气充塞得这么深沉，这么厚重，简直结
成晶莹如水的月光，都增大了浮力。她明白：
一切努力何止的，无论是心灵，还是躯体，在
这样芳香的空间，都任凭飞跃。

序曲即将终结了。大幕徐徐拉开。踏进这
芳香的月色，她，展开双臂，朝着梦想的高处，
飞升……

1961年仲夏，北京

作者手迹

小 序

袁 鹰

我们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艺术遗产中，散文历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自先秦、两汉、魏晋、南北朝到唐宋明清，大师辈出，群星灿烂，大都以散文给祖国文学艺术宝库增添无数奇珍瑰宝，给后世留下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什。“五四”以后，在现代文学运动的滔滔洪流中，如鲁迅先生指出过的：“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。”鲁迅先生是在谈“小品文的危机”时提及的，虽是一笔带过，而且侧重于杂文样式的小品文，却对“五四”以后散文小品的创作发展与成功作了精辟的论断。“五四”以来的半个多世纪，从鲁迅、叶圣陶、冰心、许地山、郁达夫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丰子恺等等大师，直到三十年代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的许多散文家，都在不同的历史年代，描绘了风云变幻的苍茫人世，记录下革命曲折迂回的历程，反映出人民群众（包括作家自己）的苦难和欢

愉、忧伤和愤懑、沉沦和反抗，使散文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比鲁迅所说的更大的发展与成功。许多名篇，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学习散文的典范。

革命的伟大胜利，人民从奴隶到主人的沧桑巨变，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进入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光明世界。近三十余年的散文领域里，无论就作家和作品而论，其数量之众多，题材之广阔，主题之深远，体裁之完备，风格之多样，可以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当代文学评论家著作中已有不少论述，毋须在此饶舌。使人微微感到有点美中不足的是，当代卓有成就的大家高手虽然屡有珠玑般的散文佳品问世，但象许多前辈那样以散文创作为自己的主要文学事业的，却只是屈指可数。不少同志，是在写小说、诗歌、剧本、评论或翻译之余，偶尔兼写点散文。而评论家对历史渊源远比小说、戏曲早出千年以上的散文，从理论的研究，历史的探求，艺术规律的阐述，到风格手法的分析比较，虽有不少论述，但专门著作却还远不能适应。这使人不免感到有点憾然。

因此，韩少华同志立志选择散文为从事文学事业的专攻方向，犹如空谷足音，使我忻然，也使我受到鼓舞。初读少华同志的散文，是在二十多年以前，当时他在北京二中教授语文。我们当报纸副刊编辑的，在每天接触的大量来稿中，最受欢迎的大约就是语文老师的稿件。它们一般有共同的特点：取材恰当，能顾及不同读者的兴味和文化素养；比较讲究语法修辞，文字很少瑕疵；字迹端正清楚，

有时甚至十分娟秀，绝不会象天书。韩少华同志寄到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的散文稿，最初便以具有上述特色吸引住我们那一目十行的眼睛。

此后，他的散文越写越多，越写越好。经历了百花凋零的十载寒霜之后，和煦的春风吹送他进入创作的旺盛期，几年之中，硕果累累。他的散文，善于以精当细致的笔触，蕴满来自肺腑深处的缕缕真情，在山川风貌、花木园林、人间百态之中，挥洒自如，执著地追求优美的意境。有的作品可以列为报告文学，但他不满足于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一般记实，而是款款地引着我们去叩击主人公的心扉，探寻不为常人察觉的心灵美；有的山水游记，不止于流连光景，而是俯仰千古，寄托悠远深邃的情思；有的随笔小品，借物起兴，抒发一些隽永的议论，透露一点哲学的蕴味；有的玲珑剔透，含英咀华，则又近于凝炼秀丽的诗篇。所有这些，构成作者散文的高远的格调和鲜明的艺术特色。它们都是从先秦直到现代散文滚滚长河中闪光的浪花。

如今，再把散文小品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小摆设”的人，大约是不会有了。但我们仍然期望散文园地出现更多能成为典范的精湛的美文。当年李商隐赠杜牧句云：“刻意伤春又伤别，人间唯有杜司勋。”杜牧诗作是否可用“伤春”“伤别”来概括，可以存而不论。李商隐拈出“刻意”二字来赞誉杜牧写作态度的严谨认真，艺术手法的精细入微，不能不说是一种知音的评价。而这“刻意”二字，我以为韩少华

同志也是差近似之的。他的散文不论长短，大都是刻意求工，精雕细铸，其中不少，是可以作为美文来赏鉴品评的。

作为一个老读者，一个同行，一个结识二十余年的老朋友，我热切盼望作者矢志不渝地贯彻他的初衷，在散文这个广袤的沃土上继续耕耘下去。淌一分汗水，流一分心血，必有一分收获，而且一定越来越壮实、丰硕、华美。

一九八二年春四月

·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·

为了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，促进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本社从一九八〇年起编辑出版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。

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将陆续收辑首都专业和业余作家的个人选集，以新作和建国以来的代表作为主。同时，也注意收辑全国各地作家反映北京生活的作品选集。

《北京文学创作丛书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提倡题材、风格、表现手法的多样化。中、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剧本、散文、诗歌等作品均拟入选。

目 录

小 序·····	袁 鹰 (1)
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春与花及其他

寻春篇·····	(3)
花的随笔·····	(7)
君子兰·····	(11)
马蹄莲·····	(13)
合欢树·····	(15)
赏菊琐记·····	(18)
润物细无声·····	(21)
霜痕漫语·····	(23)
雨的精魂·····	(26)

心灵的歌

序 曲·····	(31)
怀 抱·····	(36)
海的韵律·····	(44)

柳溪月夜·····	(46)
蝓蝓儿·····	(53)
温馨的风·····	(60)

山川、城市与园林

万春亭远眺·····	(67)
颐和园游记·····	(74)
记金铜仙人承露盘·····	(81)
王府井漫步·····	(88)
双亭小记·····	(91)
游孟姜女庙·····	(94)
惠山寺纪游·····	(98)
无锡拾絮·····	(105)
江南掇锦·····	(108)
访秋瑾墓·····	(112)

桃李篇

九月一日·····	(121)
考 试·····	(125)
第一课·····	(129)
金色的八十年代·····	(134)
闪光的角落·····	(137)
盼 望·····	(140)
温 暖·····	(143)

洁白的起跑线·····	(146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往事的痕迹

寒冬，我记忆的摇篮·····	(155)
忆厂甸儿·····	(165)
雪白的，雪白的小蝴蝶·····	(169)
回 眸·····	(176)
湘莲子与雪藕·····	(189)

当代人的剪影

小花一束·····	(205)
——丙辰清明速写	
妙峰玫瑰·····	(211)
——访京西涧沟大队	
勇士：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！·····	(222)
——记陈爱武同志	
拥 抱·····	(236)
——记邓大姐同作家们的一次会见	
生 命·····	(242)
——记红军老战士徐金林	
锲而不舍的人·····	(269)
——记木刻家莫测	

我与散文(代后记)·····	(295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春与花及其他

寻 春 篇

迎着早春的轻寒，或野游，或山行，多么好啊。也许，早春的景色过于素淡了；可也正因为还没有万紫千红的撩拨，才更宜于漫步，沉思……

趁个假日，我出了城，径自寻春去了。

“山带去年雪，春来何处峰？”眼前，蓊塞披沙，燕山负雪，可凭借什么去寻觅春天的第一双足迹呢？……嗯，春的影子么，该是绿的。如果找见了大地上最初的一小片草地，那就一定是春天刚刚落脚的地方。春天必在那里。

不上田间小路，我只朝着旷野走去。

微风挟着寒意，卷地而来。这大概是朔气的余威了。“燕北地寒生草迟”。低眉所见，尽些些隔冬的衰草；谁知有没有一两株敢于破土而出的？即使有，怕也不易找见……

穿疏林，过小桥，桥下流水无声，慢吞吞的，仿佛刚才融没了最后一块残冰，那满怀凝冻的迟疑，还没散尽……我不禁责怪起自己来：虽说是早春之游，也未免太早了。

但是，既来之，则安之——走吧。

渐渐的，云雾中的燕山越来越清晰了。到了山脚下，有大石如卧。近前转身坐定了，无意间，向着来路抬眼一望……怎么？远处，小桥头，疏林边，那旷地上，竟泛出一片新绿！仔细看去，还含着几分鹅黄——好嫩，好新鲜。可那旷地，分明是我才经过的，没见一芽新草。莫非不早不迟，正当我才上了小桥那阵儿，就在我背后，春天，悄悄儿地飞落在林边了？……我猛地站起来，朝着那片草色奔去。

小桥下，流水依然迟迟的；林边旷地，又在脚下了。仍旧是几抔衰草，一带疏林。莫不是春天怕这里寒肃，刚落脚，竟又携着她那青青的影子，一同飞去了？

哦，这不正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！

重又跑回山脚下，大石跟前；转身再放眼望去，可不，那疏林边，草色依稀，似乎比刚才又浓了些，也扩展了些。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这早春草色，为什么只可遥看呢？回想一路所见，——是了，说是来寻春，却只低眉顺目，眼界自然仅限于咫尺间了。“燕草如碧丝”，走三五步难见一两芽，何况还有衰草杂陈呢。若是放眼望去，那些萌芽，就算是一个个微绿的质点吧，那么，这十里平川，尽收眼底，那质点，也该不可胜数了。无数个微绿的质点，横衍纵漫，就密了，草色也浓了——瞧那边，好一抹新绿。衰草的憔悴，被欣欣然的生机淹没了。

这一霎间，我似乎寻到了春天的步履。